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明珠緣
第三十八回 孟婆師飛劍禱奸魄 魏忠賢開例玷儒紳

詩曰：五雲深處鳳樓開，中外欣欣盡子來。

道是驚鷺能割股，須知鸚鵡可禳災。

司空見慣渾間事，村僕無知歎破財。

安得黃金高北斗，即教三殿賽蓬萊。

話說傅應星推病，只要回家。魏監執意不放，見太醫用藥無效，只得依田爾耕之言，出示招醫。早哄動了一座京城，凡一應掛牌有名的醫生，不消說是用錢求人引薦，就是提包搖鈴、推車牽驢、擺攤賣藥的，也都來鬼混，總指望撞太歲，醫好了，便有一個小富貴。數日之間，來了無數的。這些人何常曉得甚麼《素問》、《內經》章旨，張、李、劉、朱的議論？有的不過記幾句王叔和《脈訣》並醫方快捷方式的歌詞，還竟有一字不識的，也來滿口胡柴；心中黑漆一般的，也來亂鬧。這正是：

奇秘良方值萬金，國醫曾費一生心。

誰知鬚髻提筐者，也向人前說點針。

整整鬧了□多日，不論煎劑丸散，應星接來放在半邊，何賞一滴入口？眾人見沒效驗，纔敗興而去。

忠賢□分煩悶，那班乾兒子都來候問。田吉道：「刻下有個星士，聞得他推算極靈，現在京城，何不請他來算算？」忠賢道：「住在那裡？姓甚麼？」田吉道：「姓白，寓在前門上。」隨即叫差人去請他。如同奉了旨的一般，少頃，飛馬接來，走到階下叩頭。忠賢細看，原來就是白太始，當日在邊上曾代忠賢算命的。忠賢忙起身下階扶起，道：「原來是故交白先生，請坐。」二人行賓主禮坐下。忠賢道：「久別了，一向在何處？」白太始道：「連年在江南，去歲游福建，今同兵部吳淳夫來京。別爺金面，不覺二□多年了，星士之言，可為不謬！」忠賢道：「承教一一不爽，常時渴想，今日纔見。」又對眾人道：「咱當日微時，在邊上遇見白先生代咱算命，說咱日後必定富貴至極，咱也半信半疑。誰知至今所歷之事，一字不差，就是個活神仙。你們都請先生推算推算。」隨即差人到傅應星處，划了八字來。

太始排下五星運限，細細拐了一遍，說道：「這個貴造四柱清奇，官祿也旺，只是目下有些晦暗。」忠賢道：「這是舍親，病在這裡，服藥不效，大限還不妨麼？」太始道：「若說死卻也不得死，要說不死卻又運限陰煞，流星擾亂。須向山林幽僻之地躲些時再來纔好。過了三年，纔身離五濁之中，神遊八極之表。後來一段清貴的福分不可限量。」忠賢道：「先生之言定然不錯，等他略平復些，叫他到西山習靜三年，再來做官。」說畢，隨置酒相待。

只見門上進來稟道：「外面有個婆子，揭了榜，說善醫奇症。」忠賢道：「叫他進來。」少刻，門役領了一個年老婆子進來，但見他：

手拄香藤拐杖，身穿百衲緇衣。蕭蕭短髮領頭齊，行路赳赳少氣。

清健身軀奇古，昏花老眼迷離。花籃藥袋手中提，腹有神方妙技。

那婆子一手拄杖，一手攬著個小孩子，纔有□餘歲，走至簷前，放下杖，合起雙手，打了個問訊道：「貧道稽首了。」兩邊人喝道：「村野乞婆要死了！怎麼見祖爺不磕頭？」婆子道：「我們山野之人，不知塵俗的禮，就見至尊，也不過是如此。」忠賢道：「你這老乞婆，三分像人，七分似鬼，有甚奇方，可以療病？」婆子道：「有！有！有！絕妙奇方，能醫古怪蹺蹊病，來救忠良正直人。」忠賢淡笑道：「這等胡說！你藥在那裡，就來醫病？」婆子向那孩子道：「藥拿來。」只見那孩子將雙手向兩耳邊撲了幾下，取出兩個小小彈丸子來，拿在手中道：「這不是藥？」婆子道：「我這兩丸藥，不但可醫人，且能醫國；可救人，亦能殺人。」忠賢笑道：「胡說！藥只可醫人，怎麼醫得國？」婆子道：「我這藥兒，是以仁義道德為君，以賢良方正為臣，以孝弟忠信為佐，以禮義廉恥為使，豈不是可以醫國麼？」忠賢道：「既是救人的，怎麼又可以殺人？」婆子道：「若是忠臣孝子，義士仁人，服之不獨療病，且可延年；若欺君罔上，昧理瞞人，陷害忠良，陰謀不軌的奸權，只須我這雙丸子，輕輕飛去，就可取他的首級來。」忠賢聽了，大怒道：「你這老乞婆，敢於在此胡說，把藥拿來看！」左右接上來看時，卻是兩個泳丸子，一發大怒道：「這沱丸子醫得甚麼病？打這奴纔。」李永貞道：「這老婆子與鬼為鄰，怎敢來祖爺前胡言？必有指使之入，可送他到鎮撫司拷問去。」忠賢依言，即差人拿送鎮撫司。

見了許顯純，免不得一頓夾打，那婆子只當不知，口中也不叫痛，身上也不變色。顯純道：「自來多少豪傑，一打便昏，從未見這樣個病婆子，轉熬得住刑。」便大喝道：「你這乞婆不招，我真夾死你。」婆子道：「招甚麼？」顯純道：「誰使你來誹謗魏爺的？」婆子道：「那個魏爺？我未曾見他。」顯純道：「這瘋乞婆！你在他府裡，與你說話的就是魏爺。」婆子道：「就是魏忠賢那個奸賊麼？我還要罵他哩！」顯純喝道：「誰使你來罵他的？」婆子道：「沒人使我，就是你指使的。」左右皆掩口而笑。顯純恐打壞了他，叫且收監。娘兒兩個倒在丹墀下，酣呼如雷，搖也搖不醒，叫也叫不應。眾人沒奈何，只得把他們抬到獄中，上起刑具而散。

二人直睡到半夜纔醒，只見：

蕭條園土已三更，鈴柝時傳四壁聲。

寂寂空庭月正午，牆陰鬼火尚粼粼。

婆子道：「是時候了，起來做正經事去。」看看手腳皆被拴鎖，忙把手一拂，輕輕脫了下來。門已鎖著，口中念動真言，使一個解鎖法，那門好好自開。二人走出門來，飛出層垣，竟到傅應星寓所來。

應星因長夜無聊，尚未去睡，在花陰下步月解悶。只見樹下一隻小狗兒「」的亂叫，應星喝了一聲，那狗跑過去。少刻，又來叫。應星仰面看時，只見樹上跳下一個人來。應星吃了一驚，細看時，卻是空空兒。忙上前挽住手道：「師兄何以到此？」空空兒道：「兄忘了臨別之言？時日至矣！」應星道：「小弟在此度日如年，不能脫身而去。師兄此來，何以救我？」空空兒道：「兄可能擺脫得盡否？」應星道：「弟一無所戀，時刻怕陷入奸黨，身家不保，早去一日，免受一日煎熬。」空空兒道：「我母子昨借醫為名，到他府中，指望一夕話點化他回頭。誰知觸惱了他，送我母子到鎮撫司拷打了一頓，受了半夜的圈圍。」應星道：「老師何在？可曾愛傷麼？」空空兒笑道：「塵世中刑法，豈能傷我母子？」應星道：「我們就此去罷。」空空兒道：「緩些。你若就這樣去，他只當你逃去，必要到你家中找尋，反添一番騷擾。我有個法使他絕望。」走向竹叢邊，折了一根竹子，同應星一樣長，放在應星床上，仍將被蓋好。口中念動咒語，吹上一口氣，頃刻變成應星的模樣，睡在床上，卻是個沒氣的。二人走到天井裡，空空兒將指頭在應星腿上畫了一道符，在他腿上一拍，喝聲道：「起。」攬著手，二人騰空飛出牆頭。

過了正陽門，一齊住下，見孟婆已在那裡。應星上前倒身下拜，婆子拉他起來，道：「郎君能不戀繁華，超脫惡業，可羨，可敬！昨日那奸賊拿了雙丸去，本該就取他的首級；但他氣數未終，冤債未完，還有幾處人民，尚有罪孽未消，我今且嚇他一嚇。」三人席地而坐，孟婆口中唸唸有詞，沒一刻，只見兩道清氣從空而下。空空兒忙伸手接住，依然是兩個丸子，納在耳內。走不數里，已有三個童子，牽著一頭青牛、兩頭驢來伺候。三人騎上，飛也似的去了。這正是：

脫卻樊籠汗漫遊，飛空一劍度滄州。

回思昔日繁華境，羸犢紛紛未得休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魏忠賢袖了兩個丸子進宮來，晚間同印月對坐飲酒，袖中摸出兩個彈丸子來笑說道：「日間有件好笑的事。」

細說了一遍，把丸子遞與印月看。印月看時，果然是黃泳彈丸兩個，上面卻有幾道紅絲現出。看罷，放在桌上一張小幾子上邊，二人遂去飲酒看月，令宮女們吹彈唱曲。直飲到三更時分，正欲去睡，忽見那兩個丸子托的跳在地上，就如活的一般，在地下一上一下亂跳。二人吃了一驚，忙叫拿住，一班小內侍並宮女們滿地亂撲，那裡撲得住？跳了一會，忽然「嗖」的一聲響，化為兩條白練，在二人身上旋繞不定。二人嚇得「哎呀」一聲，都倒在地下。少刻，又化作兩口雪亮的寶劍旋繞，離身寸許，險些兒砍著。二人魂不附體，伏在地下，只叫「饒命」。但見舞了有頓飯時，仍舊化為白練向空飛去。二人在地下幾乎嚇死，有一個更次驚魂纔定。聽不見響，忠賢纔敢抬頭細看，那裡有甚麼刀劍，還是月明如晝。爬起來叫人，那裡有個人？宮女內侍都躲個罄盡，只有印月在地下哼。忠賢抱他起來，猶自抖戰不已，說道：「嚇死我了！」忠賢道：「去了，莫怕。」印月纔睜眼說道：「可是見鬼了。」忠賢把他抱了，坐在床上，纔出來叫人點起燈。看時，屋內絲毫未動，只不見了兩個丸子。印月道：「那婆子必是個妖人。」忠賢道：「已收他在監內，不怕他飛上天去。」二人說畢，收拾安寢。

次早，宮門上傳進來說：「傳應星昨夜身故。」忠賢聽見，痛哭不已，隨即出宮來到他的寓所，又痛哭一場，忙備衣衾棺槨，請田爾耕來代他主喪。滿朝大小文武都來弔慰。許顯純來說：「昨夜獄門封鎖完好，那婆子並小孩子都不見了。」眾人有的道他是妖怪，有的說他是神仙，有的說是幻術，紛紛議論不已。

且說魏忠賢因夜間之事，嚇得不敢深究，忙叫僧道代傳應星修齋醮設祭，著田爾耕告假，護送靈柩回嶧山村安葬。及回到家，始知應星即忠賢之子，傳如玉尚在，一月前同個老婆子朝峨帽去了。田爾耕安葬畢，回京把此話向忠賢說了，忠賢更加傷感。眾義子並那班掌家都來寬慰，道：「死者不可復生，恐過哀有傷貴體，致失天下臣民之望。」忠賢纔勉強起來，心中只是悶悶不樂，便著人吩咐東阿縣著落嶧山村傅家莊鄉保，訪到如玉朝山回時，星夜來京報知，他依舊入宮辦事去了。

一月中不覺積下許多事來，小事總是李永貞、劉若愚分發，大事俱等忠賢裁決，足足忙了數日，纔打發清楚。內中只有工部議覆大興三殿的本，內道錢糧不敷。忠賢道：「田舍翁多收□斛麥，尚且修造房屋；況堂堂大明天子，沒有臨御的正殿，何以壯觀？」遂批下去道：「該部再速妥議具奏。」工部見了本，都面面相覷道：「部庫錢糧皆有定數，三殿需用，非百萬不可，今縱設處，能添幾何？」尚書著人請工科來會議，科裡復上一本道：「三殿工程費用浩大，錢糧無從出處；況今遼左多事，海內空虛，民不聊生，即使神運鬼輸，亦難一時畢集。伏懇聖恩，俯念生民膏血，暫行停止，以舒民力。」忠賢見了大怒，即批旨將工科概行剝奪，即日傳旨興工。那工部各官那個再敢直奏？現有萬郎中的樣子，誰敢向內裡搜括？只得議開捐例。

先因遼餉不足，戶部開了個捐貢例，那些有錢的秀纔都來納銀加貢，監生亦來加捐；就是布衣，既納之後，府縣也都送旗匾。這些貢監，也備幾色厚禮茶果申謝。又當贊敬終日，得意揚揚，在府縣前如跳傀儡。及至上京廷試，便央人代考，只拼著銀子討科道翰林的分上。又有向選司講銓選的價目，一千兩選通判，二千兩選知縣，三司首領、州同、州判皆有定價。人又加些銀子，不論年分，即刻選出。時人有詩嘲之雲：

虎榜龍門總未經，青燈黃卷亦何曾。

時人不識玉簪子，烏帽紅袍罩白丁。

又有人作一隻曲子笑他們道：

這官兒何處來？鬧烘烘儀注排，四圍暖轎三簷蓋。門前高掛郎官第，架上雙懸錫落牌，不登科忽繫起光銀帶。

這正是：官生財旺，利去名來。此時那些有錢的出去做官，無非圖個名色好看，饋送上司騙個升調，還不敢□分詐害百姓，回家時補服烏紗，也雜在縉紳搖擺，做一個賠錢貨。還有一等不足的，也去設法做官，纔到任，席還未暖，債主就來索逋。原是想來尋錢復本的，又經欠戶逼迫，如何熬得住？只得見一個上司去了，便謀去護印，有差出便去鑽謀，不管批行便去需索，就如餓蠅見血，苦打成招，屈陷百姓。時人也有詩笑這等人道：

非關故把心腸壞，無奈目前來逼債。

只圖自己橐囊充，那管群黎皮骨敗。

這總是因工開例之弊。忠賢又與李永貞等創議著百官捐俸助工。又要結武官的心，除武職不捐外，那些文官有錢尋的捐還不難，那窮苦的如何捐得起？那些雜職佐貳微員，無處設法，少不得在百姓身上剝冠。這正是：

遼左徵求未息肩，又窮土木費驕然。

卻將弱肉滋強食，營得功成骨已煎。

先因遼餉不足，戶部請開了個遼生例納銀一百兩，准充附學納監。這還是白借秀纔之名。此番納銀一百三□兩，竟准作附學生，同生員等一體附考。大縣□名，小縣五名，若縣中不足，即著鄉保舉報四鄉八鎮富戶家子弟充補。也有一字不識的，都帶起頭巾來入學。等學院按臨之日，纔行文侯一齊送學。那些人家的彩亭旗仗鼓樂，擺列得□分齊整，圖炫耀人之耳目。

誰知那班新進生員，恥與他們為伍，不肯與他們一同送學。那些村子不知世事，亂嚷道：「你們不過是那裡抄來的現成文章，於國家何補？我們是白晃晃的大錠與國家助工，反不如你們這無濟於世的字紙麼？」於是爭競到府縣面前。官長雖心匪其人，無如開例的旨上明叫有司一體作養，且又利其厚饋，教官利其贊儀，相與計較，竟不待天明，不等新生齊集，竟先把這班人送了學。只可惜許多極盛的彩亭旗仗，沒人看見。他們卻獨自揚揚得意送府縣的謝禮，乘此走動衙門，居然稱老公祖、老父母、太宗師。備厚禮拜門生，遇時節送賀禮，遇壽誕制錦軸圍屏稱祝。漸漸熟識，出入衙門，包攬詞訟，告債追租，生事詐錢，恐嚇鄉民，動不動便道凌靴斯文。時人便編出美談來嘲之道：

數合論升田舍郎，也充俊秀入宮牆。

孔門當日多如此，陳蔡如何得絕糧？

又曰：

俗狀俚言意氣慙，烏巾在首袖拖藍。

問伊文字知多少？惟道家中有百三。

自忠賢開了這個例，玷軒宮牆，真堪髮指。就將這宗銀子聚來，終是工大費少，仍舊難支，只得又要百官捐助。內面京堂科道，以及部寺各屬，外面督撫以至州縣，那得敢不遵旨捐輸？就如挑雪填井，如何足用？又行文各省，搜括稅契銀兩，變賣入官的田產贓物，竭力搜括。

那時白太始舉薦吳純夫、李夔龍來拜為義子。忠賢奮眾人飲酒，在席上談起大工之事。吳純夫道：「舍親徐縉芳曾巡鹽兩淮，他說運司庫內存積下挖河銀餘，約有數□萬，再者有商人加罰的銀子，也有數□萬，揚州府庫還有魯公公家私，這都是無用之項，何不著人去拐柑，也可濟大工之用。」劉若愚道：「揚州這宗錢糧確是有的，只恐被前官取去了。崔二哥曾巡察過江北的，可請來問問便知。」呈秀因在工上，故是日席間無他。

次日差人請來，忠賢問道：「崔二哥，大工需用甚多，急切難得這些，尚缺著物料怎處？昨日呆七哥說起揚州尚有開河並魯保加罰等項，約有百□萬銀子，可以協濟大工。你可知其詳細？」呈秀道：「這各項銀子，或者是有的，大約只得鹽院項下有些。」倪文煥道：「銀子或者有些，也未必有這許多，可著人去柑一拐，也難定數目。」吳純夫道：「每常清理錢糧，部裡行文，撫按再批到州縣，擔擱時日。及盤拐，皆為前任官取去，都為著體面，不肯糾舉，或是書吏侵挪，把冊籍改補，用錢擱起，總是模稜了事。須是差個內裡人去方好。」忠賢道：「有理！」隨與眾人議差內官去清柑。這正是：

已縱豺狼吞海內，又驅虎豹入淮南。

畢竟不知差個甚麼人去清拐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